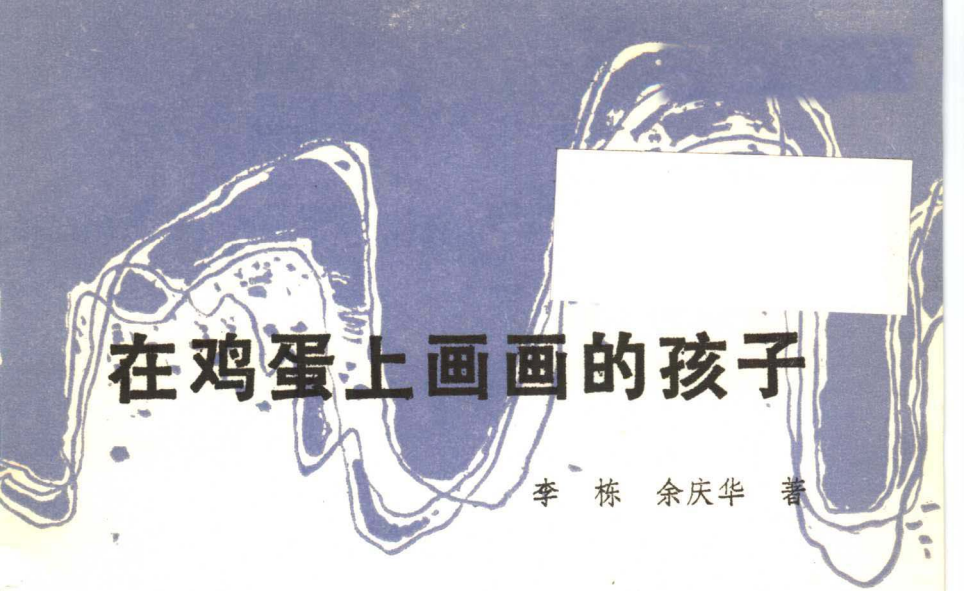


在鸡蛋上画画的孩子





在鸡蛋上画画的孩子

李 栋 余庆华 著



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在鸡蛋上画画的孩子

李 栋 余庆华著

*

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4.375印张 2插页 99千字

1986年3月第1版

1986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5,530

书号: 10367·26

定价: 0.70元

目 录

- 一、象达·芬奇那样画蛋的孩子.....(1)
- 二、“难道他有特异功能？”.....(2)
- 三、一个普通小公民诞生了.....(9)
- 四、“就让孩子叫小希吧，希望的希！”.....(21)
- 五、两年零两百六十五天.....(30)
- 六、看牛哥哥的故事.....(44)
- 七、新来的县委书记.....(52)
- 八、一篓卖不出去的鸡蛋.....(60)
- 九、冀来之找到了“知音”.....(73)
- 十、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.....(85)
- 十一、拜猫为师.....(93)
- 十二、令人辛酸的生日.....(104)
- 十三、“菊黄蟹肥”又一春.....(113)
- 十四、“小希得奖了！”.....(117)
- 十五、《我走漓江两百里》.....(122)
- 十六、天才的闪光总是眩目的，但是.....(132)

一、象达·芬奇那样画蛋的孩子

我要给大家讲的，是一个画蛋的孩子故事。

有人会说：画蛋的孩子？我懂，我懂！你说的准是意大利那位著名的画家达·芬奇！他学画的时候，他的老师就是让他先画鸡蛋的。开头小芬奇可不乐意啦：我是学画画的呀，画蛋，谁不会画，还用学么？老师告诉他：别看每个鸡蛋都是圆古隆冬的，仔细看去，都会有微妙的差别。就是同一个鸡蛋，如果角度、光线以及放的位置不同，看起来也大不一样。要学好画，就得下苦功夫，练好基本功。小芬奇是个聪明好学的孩子，真的按老师说的，下狠功夫画起蛋来。一天两天，一月两月，一年两年……他终于成了一个著名的画家。

可是在这本书里，我讲的却不是意大利的著名画家达·芬奇，而是一个叫张小希的漓江画童的故事；他不是在纸上画蛋，而是在鸡蛋上画画……对了，达·芬奇已经是古人，是十五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画坛三杰之一。而我们的张小希呢，今年才八岁，只能称作画童。当然喽，他的画也很不错，不但多次在全国获奖，还荣获了在芬兰举行的国际儿童绘画比赛金质奖章哩！

嗯，还是让我先从在桂林举行的一次“漓江画童绘画展览”讲起吧。

二、“难道他有特异功能？”

在桂林西北，有一座高高的山峰，它拔地而起，巍峨高耸，峰顶之上，又掣上一座椭圆形的山尖，远远看去，就象一位虬髯老人坐在漓江江边，兴致勃勃地观赏着桂林的丽山秀水。这就是有名的老人山。在老人山下，傍山修筑了一栋白墙红瓦的二层楼房，桂林美术展览馆就设在这里。

在一个春光明媚风和日丽的清晨，“漓江画童绘画展览”在美术展览馆开幕了。

桂林不但是闻名世界的游览胜地，而且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。与八大山人齐名的著名画家石涛便是桂林人。在历史的长河中，桂林曾涌现出多少杰出的山水画家啊！经过一代代画家的努力，桂林画家在岭南画派中自成一统，被称为桂林画派。特别令人可喜的是由于美丽的大自然的熏陶，悠久的绘画传统的影响，桂林也涌现出一大批画童，诸如擅长画猴子的王亚妮，擅长画金鱼的张高山，擅长画竹子的程开涛……等等。这些漓江画童的作品不但在全国儿童绘画比赛中名列前茅，而且还在国际儿童绘画比赛中多次获奖，就和明媚秀丽的桂林山水一样，漓江的画童也引起了世人的瞩目。很多到桂林游览的国际友人不但抱着极大的兴趣观赏“簪山带水，纪胜天下”的桂林风景，而且也千方百计地想结识一下漓江画童们，要是能得到一张画童的画，更别提多么高

兴啦！

“漓江画童绘画展览”开幕的第一天，老人山下的美术展览馆前车水马龙，熙来攘往，空前地热闹起来。

一辆豪华舒适的日本三菱牌大客车停下了，从车上走下一个个不同肤色、不同服装的外宾。走在前面的是一位穿着一套咖啡色西服、长着一大把马克思式的大胡子老人，——代表团团长菲尔特。

这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漓江画童绘画展览。参加展览的画童之多，展品水平之高，都是前几届展览所不能比拟的。市长舒群主持了剪彩仪式。

宽敞明亮的展览大厅里人群熙攘，外国朋友们刚一进门，立即被一幅幅构思奇巧，稚趣盎然的画幅吸引住了。瞧，这是年方六岁的王亚妮的“群猴图”！图上画着一株结满金黄色果实的枇杷果树，一只只体态不一，神情各异的猴子正你争我夺，采摘枇杷果。一只长着胡子的老猴王，正瞪着蓝中带黄的眼睛，警惕地伫立树下，给猴群放哨，仿佛一有异常，就会立即发出警报，让猴群逃跑似的。神情逼真极了。噢，那是九岁画童程开涛的竹子。小画童大胆地摆脱传统的构图方法，在占画幅三分之一的地方，画了一块嶙峋的巨石，一根碗口粗的竹子破岩而出。这根竹子只画了三节竹竿，横伸出几根竹枝，十数丛竹叶，便把竹子顶天立地的气概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。看，那是年仅十岁的画童张高山的金鱼。一群形神毕肖的金鱼正悠然自得地游动，有的身披金甲，有的漆黑如墨，有的长尾婆婆，有的摇尾摆鳍，……好看极了。特别是小画童不拘一格地画了几簇水草，几抹淡墨，把这群金

鱼衬托得生趣盎然，引起外宾们交口称赞。

终于，外宾们在一幅题为《我走漓江两百里》的巨幅长轴面前停住了。长轴用四张宣纸连接而成，长两丈四尺，高两尺。从桂林城北的叠彩山起，到阳朔县郊的千年古榕止，两百里漓江的著名风景，都画上去。有汲水江边的象鼻山，云雾缭绕的穿山，酷肖古人帽子的冠岩，直插云天的卓笔峰，如莲苞未放的碧莲峰，以及电影《刘三姐》里，刘三姐和小牛抛绣球的大榕树……这幅长轴构思奇巧，就象小画家在漓江江面踏波而行，顾盼两岸的风景，或疏或密，或大或小，画得错落有致，气势不凡，稚嫩之中显出小画家的功力。再看这幅长轴落款，上面写着：张小希，八岁，六月八日夜画于桂林。啊，这幅两丈多长的长轴竟是小画童凭着他对漓江两百里风光的记忆，用一夜功夫画出来的！

外宾们为琳琅满目的展品，特别是“我走漓江两百里”这卷长轴的巨大艺术魅力所震惊，纷纷道：

“难道能相信，这是八岁儿童创作的作品么？”

“只有中国这样产生奇迹的国家，才能出现这种奇迹！”

“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！张一小一希，啊，天才！神童！没有别的字眼称呼他更适合了！”

“这已经超乎常理了！他有特异功能吧？”

……

也难怪外宾们如此赞叹不已，漓江画童，特别是张小希的画，早在展前便引起过轰动，我国著名画家如李可染，关良，朱屺瞻……都高度评价过小希的画，说“小希天趣”，“小希大胆”，“小希之画，老瞻佩服”……自然，这是老

画家厚爱之词，但也说明小希画画的功夫。中国画在世界画廊中本来就独树一帜；例如在构图上，不象西洋画那样只用一个视点去看，而是从几个视点去看，叫多视点透视。又如运笔，用纸，渗墨，写意，求神……都有一番讲究，因此中国画颇不易学，小希他们的画连国画界都赞不绝口，外宾看了，感慨当然要更深一层了。

看画的外宾中有一位碧眼金发的女士，她衣着华贵，颇有风度，对绘画有点研究，大概从没有系统地研究过中国绘画，表情有点倨傲，似乎对这次画展，并不抱太大希望，因而刚进展览室时，还颇有点不屑一顾的神情。但看着看着，便入迷了。当她走到《我走漓江两百里》这幅长轴跟前时，一下子便被这幅画的气势震慑了；她后退几步，观赏长轴的总体构图，又凑前几步，审视细部，越看越惊奇，最后两手一摊，对她的丈夫，一位神情严峻的绅士说：“上帝，这位小画童用的是一种多么奇特的透视角度！记得毕加索的《河山》么？现代派加上他的象征主义！哦，张一小一希……上帝，他和我们的哈利同岁呀！不！我不能相信这样的杰作会出自一位八岁儿童之手！”

绅士模样的外国朋友指了指钉在长轴旁边的奖状和奖章，说：“这位张小希不是在芬兰举办的国际儿童绘画比赛里得过金质奖章么？对，我记起来了，题目叫《猫趣》……”

他的妻子不以为然地耸了耸肩膀，说：“画猫，我相信！可这幅画画得并不是猫呀！我承认天才，但张小希这样的天才……不，除非我亲眼看见他作画，否则，我是不会相信的。”

绅士严肃地点了点头，说：“亲爱的，也许你是对的，上帝，要是我们能亲眼看到他们作画，该是多么有意思！那时，我们就可以作出正确的判断了……”

在舒群市长陪同外宾参观的过程中，一位年龄四十多岁，穿着一套毕挺的中山制服的干部模样的人特别活跃。他叫罗文，原来是离桂林不远的小县文化馆馆长，前年才调到市文化局任科长，是筹办这次画展的负责人之一。听到外宾的称赞，他满面堆笑，更加殷勤起来，轻轻地拉了拉舒群市长的衣袖，凑过头去说：“舒市长，今天画童们都来了，能不能让他们当场作画给外国朋友看一看呢？”

舒群市长微微点头。

罗文兴致更高了，立即转过头来向翻译示意。翻译向大家宣布：“女士们，先生们，现在我十分荣幸地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：小画家们，包括《我走漓江两百里》的作者张小希小朋友，也参加了这次展览会的开幕式，现在请大家到休息室去，张小希等小画家们要给大家当场表演作画……”

热烈的掌声轰天而起，在罗文的带领下，外宾们兴致勃勃，涌向了休息室。

休息室不大，只有三十多平方米，中间一张长长的桌子上已放好了笔墨纸砚。画中国画的纸是特制的，叫宣纸，纹理细密，洁白如雪，渗水性能特别好；画笔更复杂，有二三十种，大的足足有小孩子拳头那么大，最小的比缝衣针粗不了多少。

休息室西侧的回廊冷冷清清。一位身材魁伟，两鬓已白

的老人，正斜靠在一根大圆柱上，神情严峻地默默地想着什么。他，便是张小希的导师、我国著名画家、书法家和篆刻家冀来之。冀老已六十出头了，肤色偏黑，长得很富态，方形的脸上有棱有角，显得刚毅；嘴巴较阔，常常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，看去又很慈祥。他青年时代，求学于上海美专，二十岁便在上海举办过个人画展，后来到日本留学，曾以一本论述油画层次与色彩光线对比关系的专著驰名于日本画坛。后又跟日本最著名的书法家石井二太郎学书法，不久便以他的独特书法与篆刻蜚声日本书法界。回国后在中央美院任教，又跟我国著名画家齐白石学中国画。1957年错划为右派，1970年随着当医生的妻子下放到桂林附近的一个小县城，在县文化馆当图书管理员。而小希的父亲张剑是该县文化馆的美工，他们住在一起，他看着小希长大，手把手教小希画画。落实政策后，他担任漓江画院院长，这次漓江画童绘画展览，便是他亲自筹办的。展览很成功，外国朋友满口交誉，按说最值得骄傲、最值得高兴的应当是冀老才是。现在他在想什么呢？！

哦，他的眼睛一直在看着后院。后院有一片水塘，塘边有一棵垂柳，绿水悠悠，柳枝轻拂，一个八岁的男孩子抱着一只毛茸茸的花猫蹲在柳树下，正垂着一条长长的钓竿在钓鱼哩。其实这片池塘根本就没有鱼，就是有鱼，他这条用别针和妈妈缝衣线自制的钓竿也钓不上来啊！他，便是张小希。看外表，他和很多孩子一样平常：圆头圆脑，头发蓬松，还带点山村孩子的野气。只有那双灵动的黑眼睛还算惹人注目，但骤然看去，亦不过给人一种颇聪明、却不安份的感觉而已，

与“天才”、“特异功能”似乎不大沾边。冀来之是怎样发现他，又是怎样培养出这么一位小画童的呢？

时间还早，画童还未到齐，请外宾在休息室里多休息一会。下面，我们要给大家讲小希和他的冀爷爷的故事了。

蛋变鸡娘，说来话长，我们这个故事，得从一个小公民的诞生讲起。

三、一个普通小公民诞生了

秋天的一个下午，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公民诞生了。他象每一个婴儿一样，是用啼哭迎来他的新生活的。此时，他正大睁着一双显得特别灵活的小眼睛，充满好奇地观察着这个对他来说还是陌生的世界。他被包裹得严严实实，躺在他的年轻而又美丽的妈妈的身边。

经过痛苦的挣扎，此时她已精疲力竭，但内心却充满了甜蜜和幸福，她恍惚又回到了那令人陶醉而又激动的，象是梦幻而又不是梦幻的情境中……

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，她从龙圩镇赶集回家，经过一棵大榕树，见许多人围在那里，她忍不住凑上前去。原来是一个长得英俊的青年，坐在一个小小的折叠凳上，面前支着一块画板，正画着什么。人群中不时发出“啧啧”的赞叹声。她仔细看去，不禁吃惊了，她所熟悉的圩镇竟以如此瑰丽奇妙的色彩出现在那位青年人的笔下，特别是那棵长满厚茧一般的绿树，吊着一条条棕红气根，活象一只抖着鬃毛的狮子。画得逼真极了，好看极了。他是谁？怎么有这样神奇的功夫？年纪轻轻就画得这么好！她真有点看入迷了。

她是个内心文秀，心灵手巧的少女，最爱花儿朵儿了，小小年纪时，便学会了一手刺绣好功夫，她织的锦帕，都快赶上她妈妈了——那位老人可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织锦巧手

哩！刺绣要有“花底”，才能一针一针地照着绣上去，当然，她妈妈保存有好多好多花底，什么鸳鸯戏水啦，并蒂花开啦，观音送子啦，麒麟送宝啦……等等，但都太老式了。隔壁的韦大爷也会画花底，但他也不会画新鲜的东西。姑娘只好自己学画。伙伴们称赞她画得好，但她总觉得自己画不好！她多么佩服那些会画画的人啊！这个小伙子准能画出很好的花底，要是让他……她想着，也不知钉在那里看了多久，直到女伴小翠拍着她的肩头，她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围观的人群。

青的山，绿的水，棋盘一样的田块，我们的家乡多美！可是小田姑娘的心仿佛还留在大榕树下，留在那位留分头的小伙子的画上。小翠对她说着圩场上的新鲜事，她一句也没听进去，却冷不丁地冒出一句小翠听来没头没脑的话：“嘿，他画得真好！”

“画什么？你说谁？”小翠奇怪了。

“大榕树下那画画的后生呀！你没看见么？”

“我看你的魂魄也象被勾掉了。”小翠吓唬一笑，“画好，人更好，田妹子，将来你也找个这样的对象多好！”

小田的脸刷地红了，这丫头的嘴一点也没遮拦，也不管人家臊不臊！她捶了小翠一拳：“死丫头，再乱嚼下巴骨，撕破你的嘴皮！”

小翠架住她的拳头，满脸正经地：“我说的是真话。你绣花绣得那么好，找个画画的对象有什么不好，天天给你画花底！”她略停片刻，又问道：“刚才画画的是谁？”

小田：“谁知道！赶圩的呗。别在这里东扯葫芦西扯瓢了，回去！”说着便拉着小翠一起回村子去了。

回到家里，那青年人的画还在小田眼前晃动，阴森森的榕树，长长的圩亭，远远的高塔，街边青青的柳树枝儿，横伸过来的一间老式房子的飞檐翘角，特别是那变化莫测的色彩。小伙子把龙圩画得多美啊！她跟妈妈和韦大爹学画花底时，也用过朱砂、锅黑、黄土、蓝靛调出红、黑、黄、蓝等颜色，却从来没有调出过小伙子画上那种鲜艳的色彩。她不禁想起小翠在路上提出的问题：那画画儿的是谁呢？年纪轻轻，怎么练就这么大的本事？要是……

“丫头，你怎么啦，端着个淌盆发什么呆啊！”娘从菜地回来，看见女儿站在院中，手里端着喂鸡的淌盆，鸡群围着她，蹦着，跳着，都快把淌盆扑翻了，她却全不理睬，忍不住嚷了起来。

小田这才从遐想中惊觉过来，鹅蛋般的脸不禁绯红，连忙把淌盆放下，“罗罗罗”唤起鸡来。

真没想到，母女俩正吃饭时，队长韦二叔在院里喊道：“二婶，来客人罗！”

小田端碗出来，不禁楞了，队长身后站着一个穿着白衬衣，蓝长裤，扛着铺盖卷的年轻人，可不就是在圩上画画儿的那个人么？画板和折叠起来的小凳子都提在手上呢。

韦二叔向小田介绍道：“这是县文化馆的张剑同志，下来接受再教育的。队里安排他住在你们家。”又转脸对张剑说道：“这是我隔房侄女，你就叫她小田吧。就母女俩，往后你就住这儿，缺什么，找我。”

小田娘听说这年轻人画得一手好画儿时，满是皱纹的脸立时堆满了笑容，活象一朵盛开的大丽菊。她抢着接过行

李，把年轻人安顿在堂屋左侧的一间空房里住了下来。

小田不提在龙圩见他画画的事儿，对他总是有意无意地表现出冷冷淡淡的样子，其实她是时时刻刻都在观察着这位陌生人。从娘和他的谈话中，她了解到小伙子是艺术学院毕业生，不久前才分配到县文化馆工作。尽管当时大学生是不值钱的“臭老九”，可在这偏僻而又朴实的山村里，人们却把他当作尊贵的客人，对他的那支神奇的笔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大家不仅没有想到他是来接受再教育的，反倒经常到他的住处串门。从此小田家变得热闹起来。小田看见张剑受到乡亲们的欢迎，心里也觉得暖烘烘的。有点讨厌的倒是小翠这死丫头，每当看见小田时，她总要神秘地眨眨眼睛，再不，就扮个鬼脸儿，然后意味深长地膘她几眼，弄得小田臊个大红脸……当然，臊归臊，心里还是甜丝丝的。

小田娘也喜欢他。他到村边的河沟为母女俩挑水，每天把水缸挑得满满的，也给隔壁韦大爷送水。吃饭时，他总抢着给小田娘添饭。这时，小田娘总要当着女儿的面夸奖他有文化，懂礼性。

日子长了，小田也就不再拘谨和矜持。有次张剑下地干活，她便走进他从来不上锁的屋子里给他把乱糟糟的屋子收拾整齐，并把他的脏被褥、脏衣服一古脑儿洗得干干净净。张剑回到屋子，见到里面焕然一新，衣服被褥叠得整整齐齐，不禁一怔。他推开窗，向外望去，正巧和院子里的小田打了个照面，张剑笑嘻嘻地点点头，表示感谢。小田羞涩地扭过脸去，也笑了。从此两人才有说有笑地搭上话。

有一次，张剑躲在浓密的灌木丛中，面对沃野平畴和一

弯秀水，入迷地画着。细心的小田发觉他没有戴草帽，连忙跑回家里把斗笠拿来，轻手轻脚地把斗笠扣到张剑的头上。张剑惊诧地回过头来，却不见人。正楞着，小田从藏着的树后闪出来，羞涩地对他说：“妈妈让我送的！”

张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，只好笨嘴笨舌地说道：“谢谢，谢谢！”说实在的，他越来越喜欢这位文静温柔，美丽可爱的农村少女了。特别是她那么真诚地喜欢他的画儿，对他是多么大的安慰啊！他那么迷恋画画，可是眼下的美术，似乎除了画大批判专栏的插图和样板戏的海报，就没有别的用场了。他越画越觉得没有意思。到村子接受再教育以来，本来打算暂时搁下画笔，但他看到了乡亲和小田那么喜欢他的画儿，他才又在劳动余暇，到外面写生练笔。当然，他不敢太放手画，因为下来前罗文馆长再三告诫他：下来的主要任务是改造而不是画画！他叮咛自己不要因为画得痛快而被扣上“阶级斗争新动向”的帽子！

小田哪里想得到张剑心里有这么多曲曲弯弯，她入迷地看张剑的画，情不自禁地赞美：“画得真好！”

张剑真诚地说：“不是我画得好，是你们的村子太美了。”

小田由衷地笑了：“喜欢我们村子吗？”

张剑连连点头。

“张同志！”小田犹疑了一下：“我想求你一件事——”

“说吧，只要我能办到的，一定完成任务！”

“瞧你说的！是这样——我的一个要好的姐妹小翠要出嫁了，让我绣个花枕套，你帮我画个花底好吗？”小田鼓起